

· 内部资料 ·

峨山彝族自治县

文史资料选辑

38年天正乃第26卷第12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峨山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峨山彝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印刷：美盈彩印包装(深圳)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排版：玉溪尚品印刷中心

印刷数量：2000 册

印刷日期：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塔甸老龙洞古人类遗址	包学良(1)
峨山彝族源流及人口分布	李寿德(7)
中共峨山县工委诞生地——峨山中学旧址文庙忠义祠碑记	中共峨山县委、县人民政府(18)
刘克光在峨山工作的片断回忆	张克良(22)
由义村的农田水利建设	马文学(28)
略述货币在峨山的演变	胡振东(32)
佛教在峨山的传承	王榆生(38)
文明清真寺	马晓卫(51)
峨山基督教	明映华(58)
古籍中记载的火把节	王榆生(64)
峨山民族民间文娱活动	明映华(70)

民国时期小街的业余滇剧演出活动 李寿文(86)

继往开来的小街文艺 包荣华(92)

甸中镇扫盲工作纪实 普永富(98)

峨山中学六易校名八迁校址 赵忠舜(102)

《峨山彝族自治县志》的编修 方起勇(114)

一支活跃的民兵应急分队 郭应桢(123)

峨山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情况 李永明(130)

预防用生物制品在峨山使用概况 李永明(138)

峨山中药材资源普查与区划 申剑鹏(147)

范石生的义子范家参 李 英(154)

聂耳峨山探外公 崎 松(164)

行医一生无怨无悔 范锡铭口述 申剑鹏整理(168)

峨山知名人物选介(续) 李寿德(172)

封面照片——峨山民族团结广场 柏映泉

塔甸老龙洞古人类遗址

包学良

峨山是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地处滇中高原南部,位于东经 $105^{\circ}52'$ — $102^{\circ}37'$,北纬 $24^{\circ}1'$ — $24^{\circ}32'$ 之间。全县总面积 1972 平方公里,东接红塔区,东南与通海县交界,南与石屏县接壤,西南与新平县山水相连,西北与双柏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县相通,东北与晋宁县毗邻。据我国 200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为 151426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74 人。

峨山属高原地貌形态,全县平均海拔 1691 米,最高的是位于北部甸中镇的高鲁山,海拔 2614 米,最低的是富良棚乡的丫勒,海拔 820 米。地形东部狭长,西部较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塔甸、岔河等乡镇属岩溶比较发育的石灰岩地区,溶洞洼地比较多,有地下沟、河分布。地层出露比较齐全,从最新的第四系到古老的昆阳群地层均有出露,而距今 7000 万年至 2.25 亿年的中生界地层分布最广,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60%。

在这片古老、神奇土地的深层里，埋藏着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珍贵财富，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

1984 年以后，随着全县文物普查以及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在塔甸老龙洞获得的一批珍贵考古材料中，峨山人类历史衍变的足迹，才渐渐明晰。塔甸老龙洞古人类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在一、二万年前，峨山就有人类的生息、繁衍，先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踪迹。

塔甸镇位于峨山县境西部，距县城 59 公里。老龙洞在塔甸镇政府以北约 500 米的大理岩山山脚，地理座标为东经 $102^{\circ}13'15''$ ，北纬 $24^{\circ}15'10''$ ，海拔 1870 米。洞穴沿元古代昆阳群大理岩面发育。洞口向西北，外形呈半圆形，高 11 米，宽 16 米，深 11 米，面积约 150 平方米，洞腔倒锅形。

1990 年 3 月，玉溪地区文管所文物考古工作者白子麒，与峨山县文化馆、岔河乡文化站工作人员在岔河考察文物时，根据沿河村村民王天福提供的线索，前往塔甸老龙洞考察，在洞内采集到 1 件打制石片，初步判断这里可能是旧石器遗址。

1991 年 1 月 7 日—11 日，白子麒、王国辉，峨山县文化馆申利祥又一次前往塔甸老龙洞考察，在文化层中发掘出石制品 2 件，角器 2 件，以及鹿、牛等数种哺乳类动物化石。

为了进一步查清塔甸老龙洞文化性质，1991 年 2 月 20 日—30 日，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兴永和高峰，玉溪地区文管所白子麒、王国辉，峨山县文化局局长戴玉生等同志，组成了联合考察组，进行小范围试掘，在洞内开挖了一个长 5

米,宽2米,深1.6米的探坑,出土了部分石、角制品及种类众多的哺乳类动物化石,从而进一步肯定,这里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峨山县文化局收藏,从探坑中出土的可供鉴定的标本为97件。其中鸟类3件,哺乳类94件,及10余公斤碎骨片。哺乳类动物有猕猴、长臂猿、松鼠、竹鼠、豪猪、黑熊、小灵猫、巨獭、中国犀、鹿、麂、羊、牛等5目13科16种以上。其性质属于我国南方中晚更新世常见的大熊猫齿象动物群。从属种看,除巨獭、中国犀已在地球上消失一万多年外,其余均为现生种,其时代不可能到中更新世,也不至于晚到全新世,应为晚更新世晚期或末期。从上述遗址动物群性质及其绝对年代数值看,塔甸老龙洞遗址的时代估计距今约一、二万年间。

老龙洞探坑中出土文化遗存有石制品19件、角制品3件及烧骨、灰坑等。石制品包括石器、石核、石片、石料。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钻孔器等五类。其中刮削器2件,尖状器1件,砍砸器1件,敲砸器1件,钻孔器1件,石核1件,石片9件,多面体石块1件,砂岩砾石2件等。

角制器有4件,均由鹿类犄角加工制作而成,分为角铲和角锥两类,其中角铲1件,角锥3件。

从探坑中出土相当数量的兽骨,完整度极差,一些骨片上可见砍砸痕迹或烧灼痕,这表明是人为的。在文化层中,不仅有大量的用火遗迹炭屑,而且从上到下至少有5个胶结坚硬的灰烬层,出自灰烬层的还有多面石块,鹿角工具等。这些文

化遗存显示,这里是原始人相对稳定的一个居住地。

1993年10月21日—31日,由峨山县人民政府组织,云南省博物馆,玉溪地区文管所的专业考古工作者及峨山县文化局、县文化馆、塔甸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发掘队,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对峨山塔甸老龙洞进行了科学的发掘,获得了重大成果。

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器 290 多件,类型包括削器、砍砸器、敲砸器、尖状器、琢孔器(石环)、打制石斧、石锤、石核、石片等。还有骨、角器 16 件,包括骨针、骨锥、骨铲、角锥等类型。获得人类下颌骨化石 1 件,命名为“峨山人”。

动物化石包括无脊椎动物,鸟类和哺乳类三大类。无脊椎动物化石有厚蚌、田螺等。哺乳类动物化石有猕猴、松鼠、竹鼠、豪猪、中国犀、巨獭、黑熊、虎、獾、鹿、麂、牛、羊等代表 20 多个种类的近千件牙齿及大量碎骨片。

根据塔甸老龙洞发掘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特征,与云南其他旧石器遗址对比,估计老龙洞遗址的年代为距今一、二万年,考古时代分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从出土的动物化石及石器分析,老龙洞的主人过着以狩猎为主兼采集的生活,老龙洞人喜好敲吃骨髓,有较好的狩猎技术。动物化石的种类反映了老龙洞的主人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湖沼的古生态环境。

老龙洞遗址是玉溪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人类洞穴居住遗址,也是云南省保存最佳、文化遗物丰富的旧石器洞穴遗址。

它的发现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为了有效地保护塔甸老龙洞遗址，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提供宝贵的考古资料，根据县文化局《关于将塔甸老龙洞遗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请示意见，1995年9月5日，峨山县人民政府政发(1995)85号文件批准，将塔甸老龙洞遗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2月，应玉溪地区文化局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张森水研究员，专程赴玉溪为峨山塔甸老龙洞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化石进一步整理鉴定。张森水认为：峨山塔甸老龙洞的发掘在云南很重要，从整理的化石来看，就全国范围来讲，它们很有地方特色。在西南地区，这批材料比较丰富而具有时代性。首先是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所发掘的动物化石中发现了两种万年前生活在西南地区，早已在世界上绝灭的动物化石巨貘、中国犀。其次是石器中砸击法的痕迹很重，砸的石器很明显，是砸板栗、核桃之类的坚果。

据张森水研究员分析，峨山老龙洞遗址可能不是长期居住而是暂时性居住。因为从石器来看是偶然性使用而非精品。这批珍贵的化石可向世人揭示峨山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及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峨山在同时期的文化发展中并不落后，但后继性强，进步太慢，从而导致该地区整个人类文化史的滞后性。张森水在此次整理鉴定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地科学论证，并向世界正式公布峨山老龙洞的主要发现。

1998年12月17日,玉溪市博物馆与峨山县文化馆协商,并报经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于1999年2月1日,峨山县文化馆与玉溪市博物馆签订了《关于玉溪市博物馆调拨峨山县文化馆馆藏文物的协议》,将峨山县文化馆馆藏塔甸老龙洞古人类居住遗址的出土文物交至玉溪市博物馆,总计177件,其中石器73件,骨器11件,动物化石89件,古人类碎骨4件。玉溪市博物馆一次性补偿峨山县文化馆文物专项经费1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保护和管理好历史文化遗产,妥善处理好西部大开发中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好文物调查、评估和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工作,进一步加强对玉溪市辖区内重点文物保护和管理,经有关部门认真考察和审核,2001年4月30日,玉溪市人民政府玉政发(2001)59号文件,将峨山县老龙洞古人类居住洞穴遗址等27项列为玉溪市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峨山老龙洞古人类居住洞穴遗址,是峨山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把峨山的人类史从一千余年推到了一万多年前,而且填补了滇中高原旧石器遗存的空白,为云南史前史增加了新的资料。

峨山彝族源流及人口分布

李寿德

彝族源流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它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较为完善的传统文字——彝文。丁文江先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指出：“西北是俅俅（罗罗）的老家，他们的文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极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它们的直接关系，将来俅俅文的研究进步，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关系，而且或者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彝文雕刻·自序》）。前几年经专家考证，由彝文与殷商甲骨文比较所得出的彝汉文同源与丁先生所言的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头是在万年前的伏羲时代。

峨山古称“𡵓峨”，汉为益州郡地，晋属南宁州，唐时为“猓蛮所居，名𡵓峨部”。后“阿夔蛮酋逐𡵓猓据其地”（《云南通志》卷之二临安府属州、县、司沿革）。按所述之“𡵓峨”，疑“𡵓”亦为“些”，因为在史籍中，往往把它译为“徙”、“些”等，其“猓”亦为“聂”。所以“𡵓猓”即应作“些聂”，在此均为

同音异写，别无他意。所谓“山習猓蛮”（些聂蛮）则应该是“些莫徙蛮”和“乌（黑）蛮”的简称，其“猓”（聂）彝语意即“黑”，汉语意“黑”亦同“乌”，“乌”即“黑”，可通用。可见，这里的“猓”即“聂”（亦“乌蛮”），理应是今天峨山一带彝族支系“聂苏濮”的先民。本文说的“源”指彝族的来源地，其族源只是探究；“流”则指彝族迁徙及其演化。

据 1995 年和 2000 年分别对峨山塔甸老龙洞和富良棚石灰岩溶洞发掘鉴定，在距今约一万至一万五千年前，峨山这块土地上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并将古猿化石命名为“峨山人”。

公元前 7 世纪前后的金沙江流域大水灾，使其两岸发生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在这种人口大流动、大迁徙中，彝族先民从滇东北和滇池周围地区不断向滇中、滇南迁徙，与原先的土著居民融合。后来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到秦汉时期，在夔、昆明、叟、僚、濮等部落群体中，以昆明、夔、叟部群为主分化组合成为“乌蛮”，其中又有东部“乌蛮”、北部“乌蛮”和西部“乌蛮”之分，均被公认为彝族祖先。其“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新唐书·南蛮传下》）。鬼主乃彝巫，即今称“毕摩”者的前身。滇、黔、川三省彝族，古汉称“罗罗（倮倮）”。“罗”叠称为“罗罗”，“罗”义虎；有的地区男人自称是“罗罗颇”、女人自称为“罗罗摩”，各地彝族均敬崇虎，还有的彝族分支自认是虎人。“罗罗”一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吴任臣认为：“《骈雅：‘青虎谓之罗罗’》。今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见《天

中记》”。又《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番和》下称当地羌人为“罗虏”(张掖为今甘肃北部地区),四川凉山彝族也曾自称“罗罗”、他称“罗蛮”。西南地方史学者曾认定,西南彝族是远古西羌由西北甘肃一带迁入。四川成都、川西一带早先曾有羌戎居住,川东即嘉陵江流域则直到唐代还有彝族先民“乌蛮”。正如杜甫诗里所写“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绝塞、白帝指今川东奉节)。这反映了川东也曾是今羌、彝先民居地。“羌,本西戎,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风俗通义·四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上世纪30年代昆明郊区、楚雄地区彝族仍存牧羊人遗俗,诸如每户门楣钉一对羊角,正房屋檐四角悬挂一只羊的四个蹄,表征全屋是一只羊,屋内居民彝族曾是牧羊人。可见,彝族古时是羌,而羌也曾是彝,彝羌皆曾是牧羊人。

1965年,楚雄彝州元谋考古发掘出距今170万年的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化石,进一步证实:彝族及彝语支各族是元谋人遗居金沙江南北两侧滇、黔(南侧)、川(北侧)的土著居民。元谋人子孙向四面八方迁徙,北渡金沙江以至逆岷江、沱江、嘉陵江北上,或者向南迁徙,而至地理区位、气候条件、水利土壤优越的昆明滇池周围,对南迁人口无疑有着极大吸引力,同当地土著居民经过若干年的组合、分化,又形成众多的民族共同体,共同开发滇中这片富庶的沃土。

有专家按彝文古籍考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彝族先民在滇中腹地就建立了滇王国,其势力已扩展到红河北岸。依据

为《笃慕梅》(君王篇)卷首有 3 行诗:“资董诺纳梯,莫董诺谷窝,毕董诺赫埃”。意思是:君王在纳梯(彝族社会的京都,目前众多学者认定为晋宁),大臣在谷窝(今昆明),毕摩在赫埃(今建水)。君、臣、毕是古代彝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政权模式。毕摩的地位很高,极受人尊敬,因为他们多懂彝文,身兼司祭、占卜、医病等数职,知识丰富,可以说是原始社会晚期至阶级社会初期形成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脑力劳动阶层)。直到 1983 年峨山彝族毕摩仍有 12 人。

彝族历史悠久,分布较广,支系繁多,称谓歧出,与别的民族相比,最难深入研究的莫过于它的族源问题。依《彝族简史》所述,对此就有八种说法,以致聚讼不休,莫衷一是。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仅凭汉文史料所载,彝族在历史上的活动区域不甚清晰。而彝文《指路经》所提供的资料,却在这方面为我们后人指出了深入探究的宝贵线索。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于 20 世纪 80 年代汇编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 24 辑)·指路经(第一集)》,集中了罗平、宣威、峨山、武定、禄劝、双柏六县广为流传的彝文资料《指路经》(汉彝文对照)。译注峨山《指路经》的是毕摩李春富和彝文翻译工作者赵光汉、张庆芬。它从地域上记载了彝族社会发展史的轨迹,清楚地表明两千多年前彝族祖先笃慕的六个儿子——彝族人民通称的“六祖”(即武、乍、糯、恒、布、默)各分支的发祥地,都是指向现今云南昭通、东川、会泽之间的罗(洛)尼山一带。由此,其分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始向不同方

向迁徙，历经一代又一代，直至如今的分布、聚居地。

据彝族历史文献选编第一集(罗国义修订、陈英编注、马学良审定)记载：笃慕的长子“武”和次子“乍”是向云南南部和西部地区迁居的；三、四子“糯”、“恒”两个支系是向西北大小凉山地区迁居；五子“布”、六子“默”两个支系是向滇东北昭通地区和贵州、广西一带迁居。现存罗平、宣威、峨山、武定、禄劝、双柏六个县的《指路经》手抄本内容，即反映了其中部分支系的迁徙过程。峨山本记述的彝族先民迁徙的路线是：从罗(洛)尼山出发，经熟朱山(昆明)、杯额山(昆明西山)到达建水红土山、华宁豆勒山，转经波余山、泻搓山、耶笨山、好奔山、阿望山(以上山均在石屏县境内)，才到达峨山境内的泻牢尼白山、总果茂拉山、载鲊峨茸山，最终在好谢山、代茸笨支山定居下来。其中还提及昆明啰朵海(滇池)、玉溪绿水池、石屏叠列海、通海尼拉海、江川奔朵海和峨山境内的任果箐山塘、阿孟榨以莫(峨山与双柏交界处的绿汁江)。其余五本《指路经》中，就数双柏县与峨山县毗邻，难怪双柏《指路经》有这样的记载：“过了马头山，来到玩耍山(峨山境内山名)。站在玩耍山，看见峨山城。峨山城里面，右边竖白塔，左边有书匾。匾上金粉字，金字亮闪闪。城头龙现身，金龙活生生。卫兵守城门，手持金长矛。你可别畏惧，祖先曾居此，祖先生息地。越过玩耍山，来到六里山(新平与峨山接壤之山名)。”笔者又查阅到红河县、元阳县、江城县及新平县《指路经》的资料，无一不提及峨山，乃至金平县《钱行经》里仍有峨山的记载。更不必说

近邻石屏县龙武镇彝族李姓家谱中也说起峨山保树河等等。

《指路经》与其名为亡者指路，不如说实为活着的人怀念先祖，告诉人们经文里记载着的地理状况和具体路线，就是彝族的先祖们，一代又一代地向着不同方向迁徙和发展的过程。从笃慕（又称“阿普笃慕”）起到后来的每一代人，相互之间都有一个血缘关系作纽带，把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上述六本《指路经》所讲的六条迁徙路线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彝族的先民就活动在今云南昆明、楚雄、玉溪、红河、曲靖、昭通等六个地州、市所辖地区，从而进一步充实了《西南彝族志》卷五记载的内容：“武支系先祖慕雅切、乍支系先祖慕雅考；糯支系先祖慕雅热、恒支系先祖慕雅卧；布支系先祖慕克克、默支系先祖慕齐齐。笃慕的六个儿子有天样高的威荣，子孙多如树干分枝，像启根海、密默江的水到处漫溢，六祖各宗支到处繁衍就这样住下了。”这些记述跟彝族历史文献以及汉文史资料相互印证，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彝族族源及其宗支谱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彝族先民在千百年的劳动、生息并不断抗击来自社会或自然的种种灾难的过程中，迁徙是反复多样的，其分化、组合也是因宗支间或其他意外情况而变化的，如同各地的《指路经》所展示的一样。诸如：（1）红河《指路经》：从红河江边→建水官厅→建水城→石屏→通海→峨山→昆明；（2）元阳《指路经》：从元阳指南沙→建水官厅→建水城→石屏→通海→峨山→晋宁→昆明；（3）江城《指路经》：从江城指向绿春牛孔→

墨江→元江→石屏→建水城→通海→峨山→新平→晋宁→昆明；(4)峨山《指路经》：从峨山指向玉溪→昆明→新平→元江→建水城→石屏→华宁→通海→峨山→玉溪→昆明；(5)新平《指路经》：从新平指向峨山→玉溪→昆明；(6)双柏《指路经》：从双柏指向易门→新平→峨山→呈贡→昆明。作为流传最广、影响较深的彝文古籍《指路经》，专供彝族人民给死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念诵的古典经文，其内容都是指引死者从现在的居住地沿着古代彝族先民走过的路线，回归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跟祖先的亡灵团聚。这无疑为活着的彝族后裔寻找祖先发源之地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而此六个县彝族《指路经》指出的路线与地名，其指向的最终点（归宿地）均在昆明地区，绝非偶然巧合，实为滇中、滇南彝族乃笃慕长子武、次子乍的子孙的有力佐证。彝族先民一直迁徙着，这与彝族远祖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先前放牧牛羊，不能不逐水草而居住，再是部落群体之间的争斗，失败一方经常被俘充作奴隶或者被迫往边远地区迁移逃亡。

尚有金平县彝族《钱行经》（与《指路经》内容大同小异，区别在于《钱行经》是送葬当天午饭前念诵，《指路经》是送葬当天午饭后灵柩起程时念诵）、石屏县龙武乡柏木租村彝族李氏《家谱》等资料所提到的迁徙路线中都有峨山的记载，在此恕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峨山《指路经》（老彝文本）与别县《指路经》的迁徙路线不同之处：峨山本是出发点，其中两次路过玉